

杜宣文集

第五卷

·
散文卷·
(一)

上海文艺出版社

杜宣文集

第五卷

·
散文卷·
(一)

上海文艺出版社

到虹桥的第一天	3
忆虹桥	10
还乡	15
长相忆	21
杭州抚忆	27
井冈山散记	33
南海明珠	38
——佛山散记	
号角	43
道不拾遗	46
——南京路纪事	
新安江上	49
边寨月夜	54
滇海红云	62
岁月	70
——国庆 14 周年抒情	
香溪月	75
神农架原始森林探访记	81
塔影	87
梅花漫忆	92
智慧之门	95
——记徐家汇藏书楼	
天池纪行	98
狱中生态	103
故乡漫忆	107

往事话苏州	111
新安湖忆旧	114
春日偶忆	116
邻居	120
再说邻居	123
草泽茫茫	126
——记盐城滩涂丹顶鹤自然保护区	
忆九曲溪	128
烟斗	130
拉吉	134
胶东散记	136
忠实的小狗	142
猫	145
年华似水	149
秋夜所思	151
和平幸福的春天	154
炉边夜话	157
南京漫笔	159
将和平留给我们后代	162
——写在纪念抗战胜利 50 周年的时候	
由“老马渡”想起的	165
来到家乡梦亦香	168
香港回归漫笔	172
钟	174
有所思焉	176
荷塘漫兴	178
东林寺的怀念	181
沪常道中	188
秋日幽思	190

秋夜流萤	192
手杖	195
雨夜蛙声	198
四月天	201
金茂大厦记	204
新年钟声	205
早去晚归的澳门	208
澳门,你可回来了	210
古汀州的寂寞	212
战争尾端的小喜剧	216
——受降前广州着陆记	
永恒的春天	223
第一次参加十月革命纪念的回忆	228
30年代初期中国留学生在东京的文学	
活动	233
往事	237
“九·一八”前后	242
风满楼	248
一片抗战救亡情	252
一个没有标题的故事	257
“二战”中的一次绝密任务	271
受降前广州着陆记	290
一次秘密航行	298
烽火少年	305
——纪念新安旅行团成立 50 周年	
奉命向黄金荣训话	308
回忆三三剧社的一些片断	311
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初创时的一些回忆	315

回忆新中国剧社初创时的一些情况	320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334
香岛拾梦	338
胜利前的最后一个春节	340
饮马长江 挥戈上海	341
澳门纪事	347
不敢求甚解	351
谈“变”	352
己未抒怀	353
元日抒怀	355
关于书的一点希望	357
“请大人看镜子”	358
小面摊	360
多开点旧书店	362
从拆长城砖想起的	364
语言·文字·语言美	365
坐轿子、抬轿子	368
名胜古迹的诗、楹联、碑文	370
瓜棚絮语	374
“八”与“发”小议	376
有感于《丑陋的中国人》	378
有感于“本店无中国货”	380
救救文物	382
杂谈贺卡	384
中学生要有忧患意识	386
谈房说地	388
开放二题	389
谈南腔北调	393
从招牌上的“洋腔”谈起	394

丑陋的收费	396
纪念鲁迅的特殊意义	398
汉文化与筷子	399
这笔账是赖不掉的	401
“其愚不可及也”	403
读《松井石根屠城诗》后	404
谁使有家归未得	405
诗话两则	407
随想两则	409
虎年谈虎	411
听其自然 随遇而安	413
永系人心的周恩来	415
晴窗独语	417
杀人者受奖	418
一隅之感	420
街头市场的兴起和消失	422
美国所谓的人权	424
多年的梦想	426
自然规律和历史教训	428
成绩了不起	429
秋日抒怀	430
上海,最美丽的城市	433
繁体字和简笔字的问题	436
寄希望于日本年轻的一代	438
台风中的遐思	443
招牌和筷子	445



1998年4月，与狼狗奎春摄于上海泰安路寓所。杜宣时84岁



1950 年秋拜谒鲁迅先生墓前排左起：叶露茜、朱殊后排左二为杜宣母亲



1976 年秋杜宣夫妇（右一，右三）在上海泰安路家中接待日本影业人员左二为汪锦元

到虹桥的第一天

我是昨天下午从上海县委来到“七一”人民公社的。当晚和今早跟公社的党委书记及宣传部的同志研究了两次工作，决定我到虹桥乡去。吃过午饭，向组织部拿了介绍信，就去宿舍搬行李。我一共带了三件东西：一个铺盖卷，这里面除了被褥之外，还放了准备过冬的棉袄和换洗的衣服；一口小箱子，放了一些书籍；一个网袋，放的漱洗用具、药品和一些零星物件。作为长期生活的准备来说，带的东西并不算太多，大约总共七八十斤的样子。但是我一进宿舍，看见这三件东西，心里就不禁发愣，想起昨天从车站把这三件东西搬到公社党委会来时的情形。大约不到一里路的样子，我总歇了二十几次。等我搬到的时候，人几乎瘫了下来。现在不但又要原路搬回去，还听说汽车只能乘到漕宝路四号桥，从那里下车后到我的目的地虹桥镇还有四五里地。自从大跃进后，农村中没有一个闲人，看样子还得要自己来搬。这真是一次重大的考验。心里不禁嘀咕着：怎样才能把行李扛到虹桥镇上去呢。

想到这里的时候，宣传部的小杨走了进来。

“是不是马上走？”小杨劈头就问。

“是啊，我想早点走；到了那边要接关系，还要找住处。”

“好，那我来帮你把东西搬到车站。”小杨说着就把大铺盖卷儿往肩上一扛，顺手又提了一只箱子。

看到他那股矫健的样儿，我心里真羡慕，同时又说说不出的感激。但是两样重的东西，怎么好让他一个人拿呢。我左手提起网袋，右手就向小杨要那只箱子。

“把箱子给我拿吧，那个铺盖够沉的。”

“不要紧，我到农村锻炼半年多了，这点儿，不在乎。”小杨不等我同意就轻快地走出了房门。

小杨是个瘦长的个儿,步子迈得又快又大,那大铺盖卷儿扛在他肩上好象是没有什么分量似的。那只小箱子虽然不大,但都是书,也有二十来斤,他提在手里就像是提一只空箱子。

在路上他告诉我,本来他有胃病,连20斤也拿不动,自从到农村锻炼了几个月后,胃病自己好了,百来斤的担子现在担在肩上,一点也不吃力了。

小杨的几句话给了我很大的力量,我想如果几个月后我能和他一样结实,几十斤的东西往肩上一扛毫不在乎,使人回到青春的年代,这多好,是过去做梦也不会想到的。心里乐呵呵,又好像抹上了一层糖汁一样,感到甜滋滋的。

不一会儿我们到了车站,小杨把行李放下,他径自回去了。

这是七宝镇的中心车站,由虹桥到莘庄、由上海西站到青浦的两条公路在这里交叉;另外由西郊公园到七宝镇的91路公共汽车及由徐家汇到七宝镇的92路公共汽车都以这里为终点。自从人民公社成立以来,这儿的确是热闹非常。每天,下放农村锻炼的干部、义务劳动的学生,参观访问的中外著名人士络绎不绝,往来其间。这个极普通的农村的名字,经常以显著的地位出现在报刊上。因此,这个本来十分宁静的乡村车站,变得和最热闹的市镇一样了。

这时,天空被雨层云压得很低,如丝的秋雨漫无边际地飘洒在这辽阔肥沃的田野上,到处都是白蒙蒙的。

公路左边电线柱上的一个扩音喇叭里,传出一个清脆的女中音:“注意,寒流警报!强大的寒流马上就要到达。今晚有霜冻,各个生产大队要立刻做好防寒的准备;缺乏防寒工具的生产大队,请立刻打电话和公社党委会联系。”

喇叭中将这段话反复地送出。不久,就看到人们把一车车稻草、竹竿和绳索飞快地送到公路边的一些阡陌上。

我要乘的车子到站了。随着候车的行列,我把行李搬了上去。车上十分拥挤,但秩序十分良好。虽然彼此并不相识,但大家都在热烈地交谈着各自生产上的情况,谈着人民公社,好像大家都是老朋友似的。

到了四号桥,我下了车。这里路边上,有一家杂货店,一家修理脚

踏车的合作社。向左拐,有条用煤屑修筑的小公路。从路牌上看到这就是通向虹桥镇的道路。

雨越落越大了。这儿路边电线柱上的喇叭,也还是传出那个女中音播送的寒流警报。人们在田间,忙着三秋的操作。

“怎么办?难道就停在这儿吗?”对着这三件东西,我心里有些发愁,不禁自己问着自己。

“不行,一定要前进,我不是下来锻炼的吗,这就是锻炼。”决心一下,就把铺盖往左肩上一送,用左手扣着铺盖上的绳子,右手提着箱子和网袋,顶着逆风,冒着雨,朝着虹桥镇的道上迈着大步。

起初一段路,走得很轻快。慢慢地,肩膀和手上感到有些沉重了;再走下去,两脚感到有些不听使唤。抬头看到前面有一座小桥,心里想赶过小桥歇一会儿。但是走到快到小桥的时候,无论如何支持不住了,脚一软,肩膀上的铺盖卸到了路边。随着自己一屁股就坐在铺盖上,深深地吐了一口大气。当时连再站起来的力气也没有了。点燃一支烟,坐在那里发呆。心里有些后悔,天气不好,应该在七宝多住一天,还可以从党委那里多了解到一些情况。又想到刚刚在四号桥下车的地方,雨已经落大了,就应该在那两家店子里避一避。说不定还可以等到有顺路到虹桥镇的人,请他帮我拿上一两样东西。现在前不巴村,后不巴店,雨又落得这样大,人浇得像落汤鸡一样,真是懊丧得很。

刚才因为走得快,扛得重,所以出了一身汗;现在歇下来,给风一吹,雨一淋,身上有些寒冷,不禁一连打了几个喷嚏。想到坐在这里总到不了虹桥镇,无论如何也得走,于是我就站了起来,又照刚刚的样子背着拿着这三件东西。虽然经过一阵休息,稍稍恢复了一些气力,但是不行,走不了多少步,就又有些支持不住了。使尽了力气,勉强地走过了小桥,又不得不在路边坐了下来。

深秋的下午本来就很短的,一落雨天黑得更快了。现在雨小了,暮色随着迷蒙的雨丝,从平野的四面渐渐地合拢来。许多人挑着担子,推着车子,唱着歌,从四处的田亩间走上这条道来,他们完成了一日的劳动,愉快地回家了。

一个青年踏着一部拖车,吹着口哨,从桥的那头飞快地驰了过来。他没有戴帽子,水珠从头发一直流到脸上;他没有穿雨衣,身上衣服完全湿透了。大概他出门的时候还没有落雨。从他的那副样子看,可以断定他是从比较远的地方来的。他经过我面前的时候,对我笑了一笑,车子由于下桥的倾斜度的关系,像一支箭一样地从我面前穿过。

真是一个愉快的年轻人,我侧目看着他的后影,心里感到这个青年的可爱。忽然他跳下了车子,将车子掉回头,踏到我身边停了下来。他的这个突然行动,使我感到很诧异,但还没有等我想下去的时候,他突然问起我来了。

“喂,到啥地方去?”他用两只手肘交叉放在龙头上,下颏靠在手背上,用一副顽皮的样子问着我。

“到虹桥镇。”

“你一定是下放,对吗?”他用一副老练的腔调,表示他一眼就看出了我的身份。

“是的,刚刚要去报到。”

“好吧,东西我给你带去。”他一边说,一边跳下车子,也不等我的回答就把我的三件东西放在拖车上。回身又跳上车子,向我扬扬手,就头也不回飞也似地走了。

这真是意想不到的美事,这个愉快的年轻人,将我的困难解决了。我并不知道他是谁,他也不知道我是什么人,他却主动地、无条件地把我的东西带走了。这是只有在新社会中才会有的新的风格、新的人与人的关系。

雨,这时已完全停了,西方的天空上,浮动着一抹深赭色的彩云。一行大雁,飞得很低,似乎想在这附近的湖滩上,寻找它们一宿之地。秋雨后的郊原,空气清新中带有一些冷意,使人感到非常的舒畅,刚刚的疲乏已完全地消散了。我沿着这年轻人在这雨洗后的清洁的道路上留下来的两道清晰的车辙前进,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力量在冲击着。

大约不到30分钟的样子,虹桥镇就呈现在我的眼前了。在富饶的江南来说,这是一个小型的市集,像一副扣带一样沿着浦汇塘的两岸结

集着。街道上新开设的百货商店、食品商店，挤满了男男女女。大跃进以后，每天这正是农村市镇最热闹的时刻。穿过小桥，很快地找到了中共虹桥镇委员会。一进门，看到一个三十多岁粗眉大眼的女同志，正在用手比画着和几个农民研究洋山芋防寒的技术措施问题。她看到我，对我上下打量了一下，问道：

“同志，你找谁？”

“我是刚刚从七宝来的。我想找总支书记。”

“啊，你是杜同志吗？下午公社党委会打电话来说起过，我们真欢迎你来。书记到三队去检查防寒措施去了。你住的地方我们已安排好了，也在三队。喂，你怎么到得这样晚啊？……”这位女同志看样子是一个十分热心的人。在农村里这种人很多，一见面，就好像很熟络的朋友。她好像一口气要把所有的话说完才舒服一样。本来还想说什么，忽然发现我还站在那儿，立刻把她坐的那条板凳让出一头来，用手在上面拍了两下，说：“坐吧，同志。”

“你还没有吃饭吧？喂，你的行李呢？”

她这一问，我立刻想起了刚刚那个热心的小伙子。我说：“行李，刚刚有个同志帮我带来了，可能送到镇人民委员会去了。”

“我们这儿也是镇人民委员会啊。好，我来给你看看。”说着她就起身，到四处找了一下。我也跟着她到处看着。两间屋子都没有。

“没有。真不巧，我们这里的人，今天因为寒流要来，都下地去了。可能有人帮你收下了。不要紧，你先到三队去吧，那儿有现成的铺盖。明天找到了，我给你送来。现在你快去，还赶得上吃晚饭。你沿这条河走过去，大约一里多路的样子，可以看到两个高的白烟囱，那就是三队的饲养场。再走进去，你先找食堂，到了食堂里，你说你是谁，他们就会招呼你了。”这位女同志，不容分说，把我的日程都替我做了决定，那副坦率质朴热情而又周到的性格，使我不能不按照她的计划去执行。她也不等我的同意，就把我送出门外。最后，她伸出手来说：“要不是今晚我们和寒流作战，我就带你去了。”说完她一扭身就跨进了门，又继续和那几个农民谈他们没谈完的问题。

天已经黑下来了。浦汇塘上的点点渔火,照在水面上,使岸边的小道,隐约可见。我心里这时想起帮我送行李的那个年轻人,究竟把我的行李送到哪里去了呢?这个人究竟是谁,他是一个具有共产主义的风格的人,还是……—想到这里,我感到自己太孟浪,我一点也不了解他,他是公社的还是别的什么地方的人,甚至他面孔的轮廓我也没看清楚,但我却把所有的东西交给他了。别的东西倒不要紧,在小箱子里还放了我的组织关系介绍信,如果这落在坏人手里,将产生严重的后果……

我想起1931年,乘着扬子江的轮船第一次到上海来的情景。我当时也带了三件行李:一个铺盖卷,一只网篮,一口箱子。当船快靠十六铺码头的时候,不知从哪里上来了许多彪形大汉,一拥到统舱里面,不由分说地好像老朋友来帮忙似的,有的搬起我的网篮,有的提起我的铺盖,另外一只箱子因我死命地提在手里不放,所以他们没法拿走。但是搬铺盖的和提网篮的,却各走一个方向,我大声地喊叫,他们一点也不听。我要跟着铺盖,就会丢掉网篮;跟着网篮,又要丢掉铺盖。幸好有一个同乡的前辈,是老江湖。看见这个样子,走上来大喝了几声,那两个人看势头不对,才把东西放下,悄悄地溜走了。

这是解放前旧上海的面貌,造成这种混乱和罪恶的社会制度已经给我们打得粉碎了。但是新上海的社会风貌是从这样一个基础上改造建设起来的,人们的道德精神虽然起了本质性的变化,难道已经没有一个坏人了吗?

想到这里,我觉得自己的确有些荒唐。刚刚对于那个年轻人,也应该问明一下,才好把东西交给他。现在怎么办呢?一路上自己不断地在谴责自己。这时眼前闪出了一道白墙,正是饲养场。走过饲养场,迎面闪烁着几点灯光,大约走过一百多步的样子,就是食堂。

跨进食堂大门,桌子上放了一盏油灯,因为没有人,捻得很小。屋里黑洞洞的,我想走到桌子边把灯捻大一点,不知道一样什么东西绊着我的脚,几乎跌了一跤。仔细一看,不禁使我大吃一惊。这不正是我的三件行李吗!怎么会送到这里来了呢?正在纳闷的时候,一个戴着白帽子穿着白衣服的炊事员走了出来。一看不是别人,正是那个年轻的小

伙子。他热情地让我进去。不知怎的,当时我耳朵立刻感到一阵烘热。

“真是巧啊,刚好你是到我们队上来的。”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捻亮了煤油灯。接着他又滔滔不绝地说下去:“我把你的行李送到总支,碰到了书记,我说有个下放干部来报到,行李我给他带来了。总支书记问我是什么人。我说不知道。总支书记说可能是个作家,下午党委会有电话来说,有个作家要到我们这里来。我一听就说,对啦,一定就是他。”说到这里,他把眉毛一扬。

“你怎么知道就是我呢?”

“唉,我看你坐在路边铺盖上抽着烟,一定是拿不动,又看到你戴副眼镜,斯斯文文的样子。我没有看错吧,嘿嘿……”小伙子对于自己的判断得到了正确的答案,显示出一副胜利的微笑。从他的笑声中,还看得出一股稚气。

“对,你没有看错。”我紧握着他的手。对着这样一个诚朴的心灵,我感到惭愧。我很想把刚刚所想的都统统告诉他,但是没有勇气。

“饿了吧?给你准备好了。”说着他就走进了厨房。

看着他的后影,我心里很激动。想起自己这两年来的是抱着一本过了时的皇历坐在书斋里,对这伟大深刻的社会改革,人民精神面貌的惊人变化,了解得竟这样肤浅。这个很普通的农村青年表现出的,是一种多么崇高的共产主义的风格。在搬行李的这件事情上,我又受到了一次多么生动的共产主义的教育。想起党的思想的确伟大,这十年来人们的道德精神是起了如何深刻的变化。如果在过去的上海,一个陌生的旅人,带着笨重的行李,当着风雨载途之际,就算幸运地没有遇到抢劫,至少免不了一次敲索和讹诈。今天,你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得到亲人一样的招待,你的困难,只要被人发觉了,就可以受到无偿的热情的协助。作为“人”的这个称呼来说,它的尊严和高贵的涵义,由于党的思想的推动,它将愈来愈推向更崇高和更光辉的境界。

1959年11月15日

忆 虹 桥

空蒙大地似笼纱
曙色清寒透早霞
几树丹枫浮雾气
满畦青菜着霜花
姑娘播种鸡声起
壮士深耕月影斜
锄过沟边锄屋后
春来还可种南瓜

无边夜色复田畴
月下青芜碧玉浮
四野歌声人若醉
一江灯火水如油
冲天干劲惊星斗
盖世豪情冠亚欧
如此良宵何处有
新诗跃出荷锄讴

这两首律诗是1958年初冬在虹桥公社深入生活时写的。这正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汹涌澎湃的时候，在虹桥只住了两个月左右。1959年春天，虽然还下去过两三次，但都是有事去的，办完了事就回来，没有能深入。

这以后，我就没有再去过虹桥。不知怎的，虹桥给我的印象，却是十分的深刻。这一年多来，只要一想起在虹桥的那些日夜，就感到精神振奋，神采飞扬。